

姚肇崧《天醉樓填詞圖》 諸題詠及其對姚氏詞學 思想之抉發

柯秉芳

提 要

姚肇崧(1872—1963)為“清季四大家”王鵬運之姪婿。早年“學於鶯翁”，中年“游於漚尹”，學詞深受王鵬運、朱祖謀二人影響。存詞六百餘闕，大抵多為中歲以後所作。年逾六十，徵請數名當代畫家繪21幀《天醉樓填詞圖》，並自題填詞圖、遍請海內名士為之題詠，其中不乏西泠印社與漚社社友之作，足以顯見姚肇崧在清末民初的社交網絡與詞壇地位。姚肇崧由早年不擅倚聲，至中歲以後專力填詞；師從王鵬運，乃至學於朱祖謀，成為漚社領導者，皆一定程度反映了他在詞學思想上的轉變。本文以姚肇崧《天醉樓填詞圖》為中心，試圖透過圖畫、自題與他題，探究圖畫的創作旨趣，並觀看其友人如何緣承“填詞圖”的文學傳統、藉由對姚肇崧《天醉樓填詞圖》的題詠標榜其師承及詞壇定位，甚至更進一步從中建構出姚肇崧的詞學思想。

關鍵字：天醉樓填詞圖 題詠 姚肇崧 王鵬運 朱祖謀 漚社

一、前 言

姚肇崧(1872—1963),或作肇崧,字景之,號亶素,晚號東木老人,浙江吳興人。姚氏師從晚清詞學家王鵬運(1840—1904),為王氏之姪婿。清亡前,曾任撫州知府、南昌知府;清亡後任教浙江大學、江蘇文史館館員。著有《枳園詞》《枳園賸稿》《散蓮宦集外詞》《心月宦詞》《咫園詞》《天醉樓詞選》《天醉樓寢語稿本》《天醉樓填詞圖題辭》《天醉樓戲集清真夢窗白石玉田詞聯》《天醉樓戲集清真夢窗詞聯》,然各詞集所收,多有重複,因此重新比對、整理,可得約610闕詞。中國社科院石昌渝云:

姚亶素是清末民初詞壇的重要作家,少年時曾得清末四大詞家之一的王半塘傳授作詞之法,又有家族傳詞創作的文學淵源,他的詞作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和歷史價值。姚亶素生前在詞壇上頗有影響,隨著時間的流逝,他的一些作品由於沒有付梓而漸次淡出人們的視野。現今將姚亶素的詞作從歷史的塵封中發掘出來,展露他歷史的光華,無疑具有還原文學歷史本來面貌的意義,也為廣大讀者和研究者提供新的重要的詞作文本。¹

指出姚肇崧的師承淵源,及其詞中反映清末民初國家政局的深刻意義,不僅標示姚肇崧詞作的“詞史”價值,也凸顯他在詞壇上的重要地位。

“填詞圖”為清代以後才出現的文類,始見於康熙十七年(1678)釋大汕為陳維崧所繪《迦陵填詞圖》。晚清以降,填詞圖大為盛行,但凡以詞名家者皆有填詞圖。“填詞圖”不僅成為詞人用以標舉詞家身分的象徵,更透過囑託友人作圖、題詠的過程,拓展人際網絡,最重要的是,還可藉此彰顯自己的詞學底蘊與詞壇地位。姚肇崧《天醉樓填詞圖》作於1930年代,因其交游廣泛,並與當時

1 徐見得、杜洪義:《姚亶素詞集後記》引石昌渝語,姚亶素:《姚亶素詞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頁570。

杭州西泠印社淵源深厚，是以獲得王愷、張大壯等數位當代知名畫家為他繪圖，前後總計 21 幅，這在歷來填詞圖的創作中，可以說是相當罕見。圖成以後，除了姚肇崧作有自題填詞圖外，為圖題詠者亦多當代名士，而其中更不乏上海滬社的成員。

事實上，姚肇崧不但師承王鵬運，更從朱祖謀（1857—1931）學習，意即“晚清四大家”中，姚氏便曾向其中二家學詞，是以可見其詞學底蘊。然而，誠如石氏所言，雖然姚肇崧生前在詞壇上頗有影響，但現今與其相關研究並不多。目前可見楊園園碩士論文第四章第一節《以畫交友——姚宣素〈天醉樓填詞圖〉創作及題詠群體》，主要從圖文互文、題詠群體的層面切入，著重探討姚肇崧填詞圖所呈現的意象，以及他的交游圈。² 文中已鉤沉姚肇崧《天醉樓填詞圖》的基本概貌，然而對於“填詞圖”關乎像主本身的詞學思想與詞壇地位，甚至從中可溯及之師承和擴展出的交游圈則較無深入的探究。因此，本文試圖以此視角切入，呈現姚肇崧《天醉樓填詞圖》題詠的價值及其所反映的詞學思想。主要探討方向有二：一、從圖畫本事加以考索，結合當代局勢之“外緣因素”與緣發自詞人內在情感之“內緣因素”，探析圖畫隱寓的精神寄托和創作旨趣；二、透過“填詞圖”本身所蘊含之特性與價值，觀看士人如何藉由題詠稱揚姚氏之詞學淵源，並由諸士的題詠中，建構姚氏如何從疏於填詞到大量創作，甚至一步步奠定其詞壇中堅的地位。

二、圖畫本事及自題填詞圖

《天醉樓填詞圖題辭》依詩、詞分體，共得 37 人 54 首題詠。另從《西泠印社二〇一七年秋季拍賣·中國書畫近現代名家作品專場（一）》所錄“為天醉樓題詩詞稿”中，尚可見王永真序，以及姚虞琴、張啟後、張安、王念曾、盧文炳、葉

2 楊園園：《晚清民國填詞圖題詠研究》（廣州：暨南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8年），頁 81—89。

申薌、夏孫桐、廖恩燾、許鐘璐等 17 人 21 首題詠詩詞。³ 故此，目前可見《天醉樓填詞圖》題詠，共計約有 54 人 75 首題詠。《天醉樓填詞圖題辭》後附姚肇崧“自題填詞圖”36 首，然當中明顯可見夾雜如《清平樂·潘少帆畫雲巢歸隱圖》、《南歌子·七夕》等 15 闕非關“填詞圖”的詞作，而明確標示出繪者、可判定為題畫詞的唯僅 5 首。

“天醉樓”為姚肇崧之室名。在此之前，詞人為填詞圖命名，多有以園林、書齋為名者，如冒襄《水繪園填詞圖》、顧翎《綠梅影樓填詞圖》、湯貽汾《十二古琴書屋填詞圖》等。園林與書齋是文人精神棲息的空間，命名上往往表露主人的性格、情趣與志向，因此，在填詞圖中展示私人園林與讀書空間，不但是向世人展現其立意的深層底蘊，也是對於自我學詞及詞藝的一種標榜。劉廷琦序姚肇崧《枳蘭詞》云：“鼎革後，移家蘇松間，與古丈嘗共朝夕，若驂之與斬。古丈云歿，乃太息詞學之將湮，離懷孤詣，至於不可名狀，曾顏其樓曰天醉，亦可見其牢愁孤憤矣。”⁴ “天醉”涵蓋兩層意思。其一，出自張衡《西京賦》：“昔者大帝說秦繆公而覲之，饗以鈞天廣樂，帝有醉焉。乃為金策，錫用此土，而翦諸鶉首。”李善注引虞喜《志林》：“嘯曰：天帝醉秦暴金誤隕石墜。”⁵ 後人因此以“天醉”比喻世事混亂。其二，“天醉樓”乃清、民鼎革之後，姚肇崧位於蘇松的書齋名。自清亡以迄 1931 年朱祖謀逝世，期間兩人往來密切，“如驂之斬”，⁶ 前後相隨，朝夕與共。而朱祖謀也是“晚清四大詞人”之中最後一位卒逝者，是以，“天醉”既有暗喻世事紛擾之意，亦有傷悼朱氏逝世，詞學將湮不傳的感傷。

《天醉樓填詞圖》共有 21 幅圖，大抵為 1933 至 1936 年之間所作。⁷ 是圖

3 西泠印社：《西泠印社二〇一七年秋季拍賣·中國書畫近現代名家作品專場（一）》（紹興：西泠印社拍賣有限公司，2017 年），頁 13—16。

4 劉廷琦：《枳蘭詞序》，姚宣素：《枳蘭詞》，《姚宣素詞集》，卷二，頁 25。

5 蕭統選，李善注，韓放校點：《昭明文選》（北京：京華出版社，2000 年），卷二，頁 40。

6 《左傳·定公九年》：齊景公攻晉。登城非人所樂，東郭書率先登城，王猛隨之。戰後，猛曰：“吾從子，如驂之斬。”左丘明著，杜預注，孔穎達正義，浦衛忠等整理，楊向奎審定：《春秋左傳正義》，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第 19 冊，卷五五，頁 1822。

7 西泠印社：《西泠印社二〇一七年秋季拍賣·中國書畫近現代名家作品專場（一）》，頁 13、16。

有別於陳維崧《迦陵填詞圖》“一圖多詠”的創作方式，而是徵請數名當代著名畫家為其繪圖。按西泠印社 2017 年秋季拍賣“天醉樓填詞圖冊”與“天醉樓填詞圖卷”，可見繪圖者包含王昶、宗土福、繆蓊孫、張大壯、汪琨、梁書生、許昭、湯寅、桑祖欽、杜鏡吾、況維琦、徐滄一等人。晚清時期，“一圖多繪”情形已常有所見，譚獻《煙柳斜陽填詞圖》目前可見至少有 3 幅；民國時期，林葆恒《詎庵填詞圖》目前可見有 6 幅。⁸ 朱祖謀除了有 4 幅《彊村校詞圖》，⁹ 其《彊村授硯圖》亦先後獲得夏敬觀、吳湖帆、湯定之、徐悲鴻、方君璧、蔣慧作 7 幅圖。¹⁰ 相較前輩“填詞圖”“校詞圖”與“授硯圖”之作，姚肇崧 21 幅《天醉樓填詞圖》顯然卷帙更為紛繁，蔚為大觀。

姚肇崧在囑請友人繪圖之前，曾借叔舅王鵬運詞韻作《卜算子·擬倩揚友為作填詞圖，先之以詞，借用半塘老人韻》：

繪幅小林園，著個書齋我。種菜鋤花春復秋，此意年年頗。 亭側借松扶，籬矮將藤裹。占得閒閒一畝宮，終老吾身可。¹¹

王鵬運《卜算子·影照小像，倩穎生作圖，先之以詞》為一首先有詞、後有畫的題畫詞。¹² 此詞作於光緒二十二年（1896），是值“強學會”遭禁、文廷式等友人遭遣出京以後。王氏也是強學會的成員之一，遭禁後，雖未如文氏慘遭懲罰，然面對險惡的政治環境，心中不免興起歸隱之思，因此詞中借謝鯤“一丘一壑，自謂過之”的典故，¹³ 寄託意欲寄情山水的志向，也是對畫家的一種暗示與期許。姚肇崧依韻王氏詞調，仿其先作詞、後作畫的方式填作一詞。詞中，姚氏期許

8 姚達兌：《遺民的形象：林葆恒和〈詎庵填詞圖〉題詠》，吳盛青編：《旅行的圖像與文本：現代華語語境中的媒介互動》（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6 年），頁 51—81。

9 孫雨晨：《清末民初士人的心靈書寫史——朱祖謀〈彊村校詞圖〉題詠闡論》，《美術學報》，2019 年第 1 期，頁 33—39。

10 張暉：《龍榆生先生年譜》（上海：學林出版社，2001 年），卷二—四，頁 35—157。

11 姚宣素：《咫蘭詞》，《姚宣素詞集》，卷二，頁 342—343。

12 王鵬運著，沈家莊、朱存紅校箋：《鷺翁集》，《王鵬運詞集校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年），冊下，頁 307—308。

13 劉義慶著，劉孝標注，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冊中，卷中之下，頁 608；冊下，頁 848。

“占得閒閒一畝宮，終老吾身可”的想望，也承續了王鵬運“終老斯鄉”的歸隱之思。而從諸家所繪《天醉樓填詞圖》中，明顯可見他們以不同的技法描繪山水環繞、蒼松雜樹，間有屋舍隱置其中的自然景觀。圖中屋舍即天醉樓，樓中之人即姚肇崧。大抵而言，圖畫皆著力於自然景物的描繪而非凸顯景中之人，目的是為了營造出一種閒雅幽靜、恬淡自適的讀書環境。(見頁 267 圖 1、圖 2)

姚肇崧“自題填詞圖”中標明繪者的有《鬲谿梅令·金藹如畫》《醉桃源·龍吟潭畫》《菩薩蠻·吳養木畫》《虞美人·劉雲叔畫》《南樓令·陸兼之畫填詞圖》。五首詞描寫“天醉樓”遠離塵囂、四下無鄰的隱蔽空間，周圍“喬柯千樹”“滿園花鳥”¹⁴，流雲環繞，秀麗幽美，表露園林主人寄情山水、課花讀書的歸隱之思，可與畫中情境相呼應。詞人隱託天醉樓、欲借填詞圖抒寫志趣的背後，也暗含了數年來“蹉跎雙鬢斑”“一遍辛苦送華年”¹⁵的內在感觸。姚氏早年致力科舉，欲求宦途顯達，光緒三十一年(1905)清廷廢除科舉，六年後，辛亥革命爆發，結束滿清統治政權。凡此變易之速，百憂萬感，隨著倚聲“沉吟漫許清愁起”¹⁶，勾起無限惆悵心事。王永真《天醉樓填詞圖序》云：“洎其歸老中吳，辱交下走，杜門卻掃。同為避世之民，隱几紬思，時有緣情之作。”¹⁷可見歸隱之中，實有避世之意。但儘管如此，詞人亦深切體悟“人事水東流”的必然道理，因此超脫對前塵往事的執著，轉而追尋“清淨理，悟虛舟”的恬淡。¹⁸

三、論詞學之淵源

諸士題詠多由姚肇崧的創作本意作開展，當中又與其學詞經歷相關涉，既可體現他的詞學師承與交游，亦可顯現其詞學思想面貌。姚肇崧詞可分為三個時期：汲汲科舉、往來湖湘與投身官場後、辛亥以後。此三時期的詞作，除了

14 姚亶素：《鬲谿梅令·金藹如畫》，《天醉樓填詞圖題辭》，《姚亶素詞集》，頁 442。

15 姚亶素：《醉桃源·龍吟潭畫》，同上。

16 姚亶素：《虞美人·劉雲叔畫》，同上，頁 443。

17 西泠印社：《西泠印社二〇一七年秋季拍賣·中國書畫近現代名家作品專場(一)》，頁 14。

18 姚亶素：《南樓令·陸兼之畫填詞圖》，《天醉樓填詞圖題辭》，頁 443。



圖 1 王愷、張大壯、汪琨、繆荃孫等繪《天醉樓填詞圖冊》(見西泠印社:《西泠印社二〇一七年秋季拍賣·中國書畫近現代名家作品專場(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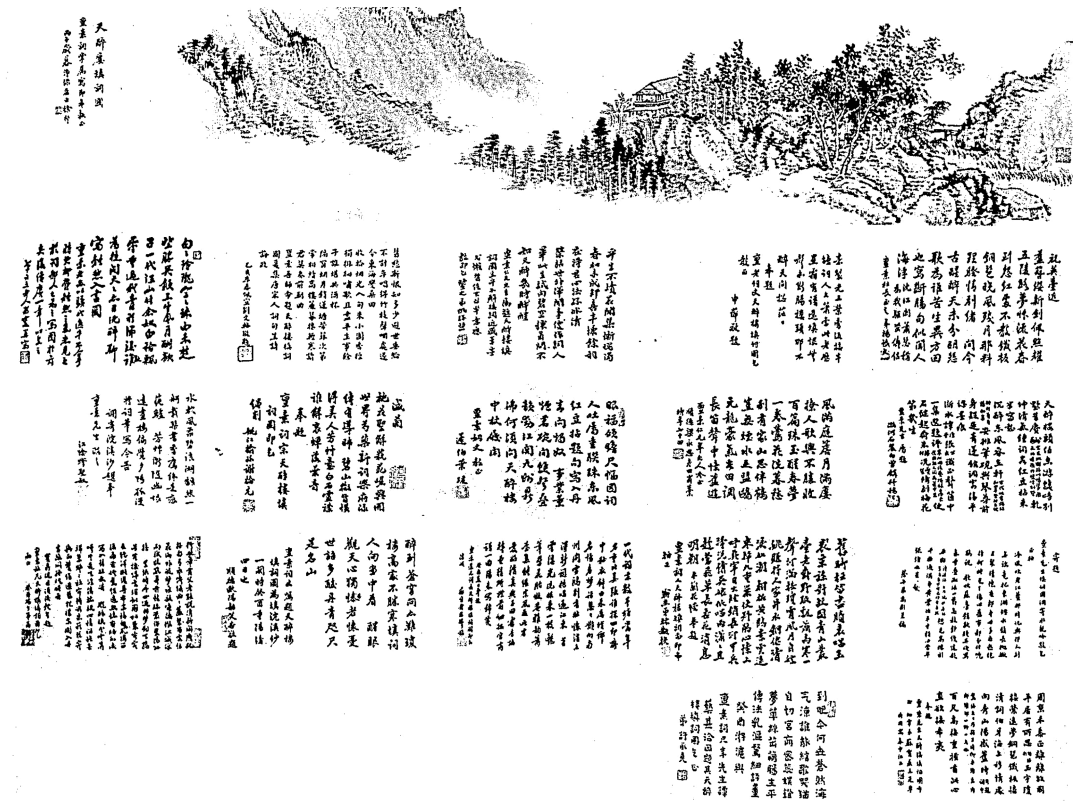


圖2 徐滄一繪，許承堯、仇繼恒等題詠《天醉樓填詞圖卷》(見西泠印社：《西泠印社二〇一七年秋季拍賣·中國書畫近現代名家作品專場(一)》)

因詞體本身的緣情功能而成爲姚肇崧寄托身世的載體，也在胥托於詞的同時，逐漸改變了他對詞體的看法。

(一) 師承半塘，游於滬尹

姚肇崧有世代填詞相承的家學淵源，《枳蘭詞自序》云：“吾家自十一世祖子潛公著有《慕庵詞》、十二世祖復園公著有《復園詞》、十三世祖丙衡公著有《玉湖漁唱詞》、十四世祖吟五公著有《築岩詞》，歷數傳至俶辭九兄，著有《梧葉秋聲館詞》。”然姚肇崧始學於詞，主要受王鵬運影響，“不肖少時，嘗從王半塘叔舅游，授以作詞之法。其時，方汲汲科舉，專致力於帖括，或作或輟，亦尠存稿”。¹⁹ 王鵬

19 姚亶素：《枳蘭詞自序》，《姚亶素詞集》，卷一，頁1。

運，字佑遐、幼霞，號半塘、鷺翁，廣西臨桂人。他在京師的詞學活動，主要有龍繼棟“覓句堂”唱和及光緒十年（1884）以後的“四印齋”活動，期間也曾校勘《山中白雲詞》《梅溪詞》《東山寓聲樂府補鈔》等詞集，逐步奠定其詞壇領袖的地位。

王鵬運力倡詞學，引領後進，當時詞人文廷式、朱祖謀、況周頤等皆曾受其教益，來往其“四印齋”寓所。而“四印齋”的唱和活動，亦象徵著王氏詞學的巔峰，故此也成為諸家題詠《天醉樓填詞圖》的重點。試觀諸詩：

一代詞宗數半塘，當年名重比姜張。誰探四印齋中秘，衣鉢由來屬婿鄉。
（俞鎮）²⁰

平生不讀花間集，慚愧陽春和未成。卻喜半塘餘韻在，得君心法繼冰清。
（仇繼恆）²¹

四印齋荒歲月馳，詞壇儔侶幾人知。王家尚有微雲婿，能記親承法乳時。
（徐元綬）²²

姚肇崧與王鵬運的姻親關係及詞學傳授為《天醉樓填詞圖》的創作增添佳話，但從目前可見有關王鵬運“四印齋”活動的記載中，皆未見姚氏曾經加入唱和的印跡。劉廷琦《枳蘊詞序》云：“少時讀書燕京，給諫即督之學詞。”²³可見姚肇崧少時曾有一段時間居住在北京，只是正如他自己所說：其時，方汲汲科舉，或作或輟。對於少時熱衷功名的姚肇崧而言，為進取計的詞章才是學習的重點，而詞只是間或為之的雕蟲小技。

正因姚肇崧早年對詞並不十分重視，因此無論在王鵬運或他自己的著作中，都罕見反映二人詞學交游的作品。從姚詞中可見他與王鵬運最早相互唱和的作品是《祝英臺近·半塘叔舅寄示和朱古微學士之作命次韻》二首，乃其

20 姚亶素：《天醉樓填詞圖題辭》，頁 430。

21 同上。

22 同上，頁 432。

23 劉廷琦：《枳蘊詞序》，頁 25。

“往來湖湘”時期所作。²⁴ 詞原為朱祖謀於光緒二十三年(1897)寓居北京時所作,王鵬運依韻和之,後又寄示姚氏,命其相和。按王鵬運《祝英臺近·古微見示新作,吟諷不能去口,依韻成此,不足言和也》可知朱詞在描寫樽酒離情的背後,實則隱含諷刺傷世之意。²⁵ 而姚氏和作,則是在抒發別思之中,流露出自我年來醉心科舉,虛度年華的個人得失。

庚子事變(1900)以後,姚肇崧宦遊豫章,隔年又薄遊金陵,而王鵬運則在光緒二十七年(1901)請長假南歸。翌年,王氏途經金陵與姚相見,嗣後,二人先後前往揚州,光緒二十九年(1903)同赴江西,期間皆有詞為記。²⁶ 光緒三十年(1904)王鵬運逝世之前,姚肇崧尚有《帝臺春·半塘翁以廨園補種新竹詞,命和,敬次元韻》。²⁷ 由此可見,姚肇崧與王鵬運有密集的詞學交游,主要集中在光緒二十八年(1902)至三十年(1904)之間;而王鵬運多以依韻唱和的方式,引領姚肇崧學習填詞。這三年時間姚肇崧跟隨王鵬運學詞,“又復從之深造”,²⁸是奠定他日後專致填詞的重要關鍵期。

王鵬運歿後七年,辛亥革命(1911)爆發,姚肇崧流寓南昌,1927年南昌起義後,姚氏至上海與朱祖謀相聚。如果說,王鵬運是影響姚肇崧前期學詞的重要啟蒙者,那麼,朱祖謀便是影響姚肇崧後期學詞的重要之人。宋文蔚《賀文》云:

乃汎宅於五湖,值漚尹於三泖。重尋舊譜,不無變徵之聲。眷念昔游,尤有夢梁之感。呵壁不應,中原付之陸沉;抱甕方酣,莊枕誰為喚醒。此所以憑謝朓驚人之句,為米顛潑墨之圖也。今者半塘已逝,漚尹亦往,天闔難叩,誰題碧落之碑;醉壘可摩,請伴離騷而讀。(時庚午²⁹新秋)³⁰

24 姚亶素:《枳蘭詞》,卷一,頁3—4;姚亶素:《天醉樓詞選》,《姚亶素詞集》,頁358。

25 王鵬運著,沈家莊、朱存紅校箋:《驚翁集》,《王鵬運詞集校箋》,冊下,頁354。

26 姚亶素:《枳蘭詞》,卷一,頁8—10。

27 同上,頁10—11。

28 劉廷琦:《枳蘭詞序》,頁25。

29 按:1930年。

30 姚亶素:《天醉樓填詞圖題辭》,頁441。

朱祖謀，一名孝臧，字古微，號滙尹、彊村，浙江歸安人。光緒二十二年（1896）朱祖謀重至京師，適值王鵬運舉咫村詞社，遂延攬入社，開啟朱氏學詞之路。³¹換言之，朱、姚“皆奉半塘給諫為師”，³²二人在京期間，亦曾相交甚得。1912年，朱氏移居上海，與況周頤以詞相唱酬。³³姚肇崧由南昌至上海，況氏已離世，朱、姚感慨時移世亂，尤有“夢梁之感”。詞前半描寫朱、姚二人之交游，後半則寫如今“半塘已逝，滙尹亦往”，而中原又陷於戰亂，故此託興《天醉樓填詞圖》以抒憂情。

姚肇崧與王鵬運相差三十二歲，與朱祖謀相差十五歲，姚氏早年“汲汲科舉，專致力於帖括”，而與二位前輩有密集的詞學交游，其實只有三、四年的時間，因此，在王、朱的詞集裏皆未見與姚肇崧交游、唱和的蛛絲馬跡。從姚肇崧詞集可見他與朱氏交游的印跡有《過秦樓》《探訪信》《繞佛閣》。³⁴此外，從《滙社詞鈔》所收，可見兩人同時參與社集活動共計3次3首詞。³⁵值得注意的是，1930年，朱氏曾以所集夢窗詞句“書聯相贈”，嗣後，姚肇崧仿其作《天醉樓戲集清真夢窗白石玉田詞聯》。是以可見，姚氏學於王、朱，或以賡和唱答，或以聯句方式，表示對二位前輩的追隨。

朱祖謀辭世後，江小鶴造紀念像，並於西溪兩浙詞人祠堂舉行奉祀典禮。³⁶姚氏作有《齊天樂·題彊村老人遺像。乙亥（1935）》《齊天樂·題彊村老人遺像，像藏西谿兩浙詞人祠》。³⁷詞中“校夢虛牀，思悲舊閣”指光緒二十五年（1899）王、朱在京舉辦“校夢龕詞社”，集社地點有王鵬運“四印齋”“校夢龕”，

31 朱祖謀：《彊村詞牘稿序》，《彊村詞牘稿》，紀寶成主編：《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冊783，頁2下。

32 劉廷琦：《枳園詞序》，頁25。

33 況周頤著，秦瑋鴻校注：《餐櫻詞自序》，《況周頤詞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頁535。

34 姚亶素：《枳園詞》，卷二，頁51—52；卷三，頁89—90。姚亶素：《枳園牘稿》，《姚亶素詞集》，頁115—116。

35 姚、朱同時參與滙社社集有第二集《芳草渡》、第六集《三姝媚》、第七集《漢宮春》。朱孝臧等著：《滙社詞鈔》，南江濤選編：《清末民國舊體詩詞結社文獻彙編》（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年），冊20，頁9上、12上—下、34下—35上、39上、41下、42下。

36 龍榆生：《彊村先生卜葬及造象》，《詞學季刊》，1935年第2卷第3號，頁139。

37 姚亶素：《枳園牘稿》，頁104—105；姚亶素：《天醉樓詞選》，頁372。

朱祖謀“玉湖跌館”、文仲恭“日望樓”、宋育仁“問琴閣”等地³⁸，但如今，物換星移，徒留“思悲舊閣”的感嘆。朱氏無論從入“咫村詞社”學習倚聲，至“校夢龕詞社”校勘詞集，乃至《庚子秋詞》時期抒寫國事蝸蟻的悲憤心情，王鵬運始終扮演著關鍵的領導角色。尤其姚肇崧在詞中標舉“四印宗風，千秋位業”與諸家題詠《天醉樓填詞圖》可說是一脈相承，是於感嘆王、朱逝世之際，意在發揚他們的詞學地位。

白曾麟(生卒年不詳)的題詠特別強調後學對於師教的傳承與發揚，詩云：

天醉樓頭任息遊，雙峰別墅(宋末姚獬孫以傳學聞，元初退隱與雙峰別墅)昔賡酬。乾坤清氣鍾詞客，紅豆拈來半寫愁。

沉醉東風春在軒(宋代姚孝錫政和四年(1114)登科自號)，安排筆硯與琴尊。前身疑是青蓮館，調送清平認墨痕。

浙水譚張識正聲，篋中一集選題評(寒松閣“談藝瑣錄”云復堂選國朝人詞為“篋中集”)。使君繼起齊朱況(朱彊村，況夔笙)，脩到梅花第幾生。³⁹

第一、二首借兩位宋代“姚氏”文人——姚獬孫、姚孝錫分別於南、北宋滅亡後，退隱著書，吟詩飲酒自娛，⁴⁰比喻姚肇崧於清、民鼎革之後，息遊“天醉樓”的心境。清末，姚肇崧曾任撫州府尹、南昌知府，清亡以後，“歎滄桑之變易，感身世之仳離”，⁴¹情感上與二位先賢有著異代同悲的共通感觸。第三首以詞學的發展脈絡為切入視角，借張鳴珂、譚獻兩位浙江詞人鈎沉浙派與常派的消長與興替。張鳴珂早年承襲浙派餘風，崇尚姜、張；後期所作《寒松閣詞》乃歷經太平天國戰爭、天涯漂泊後的生命感觸。《寒松閣談藝瑣錄》記載三百餘名書畫家生

38 王鵬運著，沈家莊、朱存紅校箋：《校夢龕集》，《王鵬運詞集校箋》，冊下，頁427—489。

39 姚亶素：《天醉樓填詞圖題辭》，頁433。

40 陳夢雷編：《古今圖書集成》(臺北：鼎文書局，1985年)，冊35，頁1746。元好問編，張靜校注：《中州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冊8，癸集第十，頁2574。

41 姚亶素：《枳蘭詞自序》，頁1。

平、書畫與詩詞品評，不僅具存人存史價值，亦體現兼融浙、常的現象。譚獻論詞本於常州詞派，“以衍張茗柯、周介存之學”⁴²，透過編選《篋中詞》，強調“選言尤雅，以比興爲本”的詞學思想。⁴³同光之際，譚獻的影響在江浙逐漸擴大時，王鵬運也開始在京師發起“四印齋”唱和活動。白詩雖未提及王氏“四印齋”活動，然意中實已暗合晚清詞壇從張鳴珂兼融浙、常，到譚獻發揚常州詞派，乃至晚清四大家引領詞壇的歷史發展；他有別於諸家以標舉“四印齋”作爲表示姚氏對王鵬運的詞學繼承，而是以後起者之視角，強調姚肇崧、朱祖謀、況周頤皆曾受到王鵬運的指導，因此必能“使君繼起齊朱況”，光大詞學。

(二) “問途夢窗”之得失

王鵬運、朱祖謀分別爲晚清與民初時期的詞壇領袖，他們引領後進學詞，影響詞壇深巨。而姚肇崧也分別於早年與中年之時，先後跟隨王、朱學詞，填詞創作與詞學思想皆深受二人啟發。基於此，陳海瀛（1882—1973）由追溯王、朱的詞學淵源來建構姚肇崧的詞學思想。詩云：

常州派自茗柯開，周董同稱繼起纔。猶有半塘爲後勁，清真墜緒未蒿萊。

枳園起與暢宗風，此事元非屬樂工（介存齋論詞云，北宋盛於文士而衰於樂工，南宋勝於樂工而衰於文士）。雙白二窗間出入，自開戶牖破鴻蒙。

批風抹月事由它，辛亥歸田寄枕多。應與碧山論樂府，桂花菴影認山河。
（王碧山《眉嫵》詠新月詞云：“看雲外山河，還老桂花菴影。”）

一笑掀髯大汕圖，迦陵名蚤滿江湖。有涯能遣寧無益，低唱吹簫也自娛。⁴⁴

42 譚獻著，范旭侖、牟曉朋整理：《譚獻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卷三，頁65。

43 同上，卷六，頁115。

44 姚亶素：《天醉樓填詞圖題辭》，頁431—432。

四首為聯章組詩。第一首說明王鵬運的詞學思想導源於常州詞派——由張惠言始創，周濟繼之，至王鵬運發揚光大，以清真渾化為旨歸。第二首寫姚肇崧繼起王氏宗風，兼取白石、玉田與夢窗、草窗，而又能自成一家。第三首謂姚氏之詞，多辛亥國變以後，寄託家國之思，可與碧山詞中借月影照見故國山河的心情相通。第四首以釋大汕作《迦陵填詞圖》描繪陳維崧拈髯吟詞之瀟灑形象，展現世人對於陳氏“陽羨宗主”地位的推崇，作為總結姚肇崧作《天醉樓填詞圖》的旨趣。

詩中先後提到周邦彥、姜夔、張炎、吳文英、周密、王沂孫六位南北宋詞人，兼涵浙、常二派崇尚人物。清前期，浙西詞派標榜清空醇雅，宗法南宋，推崇姜、張。嘉、道年間，常州詞派興起，周濟吸取張惠言“比興寄託”的詞學觀，主張“非寄託不入，專寄託不出”，並提倡“問塗碧山，歷夢窗、稼軒，以還清真之渾化”⁴⁵，拈出學習王、吳、辛、周四家的門徑與進程。洎乎晚清，詞家極盛，無不承襲周濟之說。陳匪石云：“近數十年，詞風大振，半塘老人遍歷兩宋大家門戶，以成拙重大之詣，實為之宗，論者謂為清之片玉。”⁴⁶王鵬運學詞受端木埰啟發。光緒六年（1880），端木以所藏《山中白雲詞》相贈，隔年，王氏將姜夔《白石道人歌曲》與張炎《山中白雲詞》合刻成書，定名為《雙白詞》。此後，王氏也在校勘、刊刻詞集的過程中，博采眾家，向周密、姜夔、張炎、蘇軾等人學習。詩云：“雙白二窗閒出入，自開戶牖破鴻蒙。”即言王氏學詞取徑甚廣，於周、辛、吳、王之外，亦宗法姜、張，融合浙、常二派而自成一家。

王鵬運兼師眾長，不為浙、常二派所囿，朱祖謀、況周頤、姚肇崧亦然。⁴⁷ 然由其用調、和韻及聯句，尤見他們對夢窗的推崇。王氏仿清真 23 首、夢窗 20 首、碧山 3 首，朱氏仿夢窗 28 首、清真 10 首、碧山 2 首，況氏仿夢窗 10 首、清真

45 周濟：《宋四家詞選目錄序論》，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冊2，頁1643—1644。

46 陳匪石：《跋宋詞賞心錄》，端木埰選錄，何廣棧校評：《宋詞賞心錄校評》（臺北：正中書局，1977年），頁111。

47 朱祖謀對兩宋詞家柳永、秦觀、蘇軾、周邦彥、姜夔等皆有吸納，況周頤也對周邦彥、姜夔、張炎、周密等人多所吸取，而姚肇崧除了有追和周邦彥、吳文英、王沂孫的作品外，亦有追和晏幾道、張先、柳永、蘇軾、姜夔、周密、史達祖、張炎等人之作。

4首,姚肇崧仿清真19首、夢窗17首、碧山4首。其中,朱、況效仿夢窗甚至超越清真,其因與王氏組織校夢龕詞社有極大關係。王鵬運云:“夢窗以空靈奇幻之筆,運沉博絕麗之才,幾如韓文、杜詩,無一字無來歷。”⁴⁸指出夢窗詞密麗幽邃、善於用典,在超逸之中,復見沉鬱之思。朱祖謀曾四校夢窗詞,其云:“君特以雋上之才,舉博麗之典,審音拈韻,習諳古諧,故其為詞也,沉邃縝密,脈絡井井,縋幽抉潛,開徑自行,學者非造次所能陳其意趣。”⁴⁹論夢窗辭藻華麗、意象綿密及詞旨深遠,亦涉及審音協律,顯見夢窗詞符合朱氏對詞情與聲情結合的審美追求。按況周頤《玉漏遲·直廬夏夜校〈夢窗詞〉,賦呈半塘前輩》《減字浣溪沙·校〈夢窗詞〉畢書後》,可知他也是透過校勘來建構對夢窗詞的認識。其云:“夢窗密處,能令無數麗字,一一生動飛舞,如萬花為春……夢窗密處易學,厚處難學。”⁵⁰是謂夢窗詞之“密”,虛實相生,動靜相協,不唯字面之“密”,更重意味之“厚”,對於夢窗詞的審美與立意有深闢的論析。

王鵬運師學端木氏,取義周濟,固沿常派餘脈,揭橥“重、拙、大”理論;朱祖謀、況周頤、姚肇崧皆由王氏指導學詞,亦奉為圭臬。況氏云:“重”為“輕”之反⁵¹,“沉著之謂,在氣格,不在字句……沉著者,厚之發見乎外者也。”⁵²即詞作由內在“厚”表現於外的整體風格。並以夢窗詞“芬菲鏗麗之作,中間隲句豔字,莫不有沉摯之思”,最符合“重”的要求。“拙”為“巧”之反⁵³,指詞筆應質樸自然,不假雕琢。“大”為“纖”之反⁵⁴,指作詞應博大渾涵。依其意,“重、拙、大”與“輕、巧、纖”相對,即立基於“體格”之下對詞筆藝術的審美追求,目的是藥救浙派末流浮薄纖巧之弊。⁵⁵

48 王鵬運:《跋夢窗甲乙丙丁稿》,《四印齋所刻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頁1上。

49 朱孝臧:《夢窗詞跋》,金啟華等編:《唐宋词集序跋匯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3年),頁273。

50 況周頤著,屈興國輯注:《蕙風詞話輯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卷二,頁98。

51 況周頤著:《詞學講義》,《詞學季刊》,1933年第1卷第1號,頁107。

52 況周頤著,屈興國輯注:《蕙風詞話輯注》,卷二,頁99。

53 況周頤著:《詞學講義》,頁107。

54 同上。

55 繆鉞云:“曰:重拙大之說,所以藥浮薄纖巧之弊也。”繆鉞:《詩詞散論》(臺北:開明書局,1953年),頁10。

周濟推尊夢窗，借其致密實質，救浙派清空疏淺。既是學詞門徑，也是作詞之法。然周濟標舉四家之時，也說：

夫詞非寄託不入，專寄託不出。一物一事，引而伸之，觸類多通，驅心若游絲之貫飛英，含毫如郢斤之斲蠅翼，以無厚入有間。⁵⁶

周濟從張惠言“意內而言外”的思想延伸，認為作詞必須講究寄託、有深刻的思想內涵；並引《莊子·養生主》：“彼節者有閒，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閒，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⁵⁷ 延伸其養生盡年之意，說明表現技巧須自然渾成，游刃有餘。換言之，周濟運用“以無厚入有閒”闡釋詞中“寄託”的價值，亦即其拈出學習四家詞之技法，最終是為了完成他“非寄託不入，專寄託不出”的詞學思想。爾後，周濟《介存齋論詞雜著》更從“詞史”視角來闡述“寄託”的意涵，借《詩經·鴟鴞》“綢繆未雨”、賈誼《新書·數寧》“太息厝薪”、《孟子·離婁下》“己溺己飢”、《楚辭·漁父》“獨清獨醒”四則典故，強調詞中的“寄託”應與預防世亂、救民濟世、堅持操守的大義有關⁵⁸，不但明確標示“寄託”的實質內容，更進而深化“詞史”的精神內涵。

倘若循此思路思考“重、拙、大”理論，所謂詞筆藝術的審美追求，最終仍須回歸詞作內在本質所反映的情感與思想。劉廷琦《枳園詞序》有一段文字可與之相呼應：

然其詞則益沉鬱蒼勁，直追古人而上之。昔孔子贊《易》，謂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文之至者，大抵皆然。詞之精者，尤近於此……信夫稱名小，取類大，旨遠而辭文，其言微曲而悉中竅要，其事陳肆而寄意幽遠，以能深入半塘堂奧、上溯

56 周濟：《宋四家詞選目錄序論》，頁 1643。

57 莊子著，陳鼓應注譯：《莊子今注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4 年），冊上，頁 106。

58 周濟：《介存齋論詞雜著》，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冊 2，頁 1630。

騷雅而又與義徑相契者也。⁵⁹

以《易》喻“詞”，認為“詞”與“文”同樣具有“取類大”“其旨遠”“寄意幽遠”的特點，並將詞上溯騷雅，推尊詞體，本義與周濟“詞史”說一致。是故，“大”可由外在延伸至內在層次，推行出境界開闊、託旨宏大之意。故此，“重、拙、大”三者相輔相成、互文滲透，發自作者飽滿真情，運用自然樸厚之筆，涵泳沉摯之思，寄託博大豐盈的詞旨。

夢窗詞辭藻典麗，抒寫身世浮沉，寓託深厚詞旨，又深得清真之妙，最接近“入室”之門，是以，王鵬運諸人好尚夢窗，既可滿足對審美藝術的追求，亦可從中感知“古之傷心人別有懷抱”⁶⁰的生命通感。夢窗詞學清真，然鄭文焯云：“宋詞家之有夢窗，殆猶唐詩人之長吉乎？其灑氣流轉，文采高麗，純學清真，而未得其渾。”⁶¹可見夢窗之得失，亦見渾化之難。朱祖謀標舉夢窗，多停留“問途”階段，而未多所追尋“以還清真”之境界，其中或已顯見達到渾化之難。夏敬觀曾說：“吳興姚肇崧景之，王半塘之姪婿也……嘗與論樂工所謂律，不在四聲，求詞之佳，在人品學力，見解氣概，務其細而遺其大，非士大夫之所為也。”並舉姚肇崧《浪淘沙慢·雨霽陪半塘翁登平山堂》、《塞垣春》和夢窗韻、《蘭陵王》和清真韻等詞作為例⁶²，指出姚氏師學王鵬運，同樣將仿效夢窗、清真視為他學詞的不二法門，而對於詞人學養的重視，更勝於對聲律詞藻的追求。那麼，倘若更進一步從姚肇崧效仿清真 19 首、夢窗 17 首的情形來看，似乎也透露出他最終仍以企望達到“以還清真之渾化”的境界為最高指標。

姚肇崧對夢窗之接受，體現王、朱對他的深刻影響，而由“四大詞人”及其門徒推尊之下，夢窗詞也在清末民初迅速傳播，掀起一陣“夢窗熱”的時風。⁶³

59 劉廷琦：《枳蘭詞序》，頁 25—26。

60 朱祖謀：《夢窗甲乙丙丁稿序》，《四印齋所刻詞》，頁 1 下。

61 黃墨谷輯錄：《〈詞林翰藻〉殘璧遺珠》，施蟄存等主編：《詞學（合訂本）》（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 年），第 3 卷，第 7 輯，頁 213。

62 夏敬觀：《忍古樓詞話》，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冊 5，頁 4761—4762。

63 吳梅：《樂府指迷箋釋序》，沈義父著，蔡嵩雲箋釋：《樂府指迷箋釋》（臺北：木鐸出版社，1987 年），頁 92。

然而,時人多傾向對夢窗音律與辭藻之師法,而忽略其氣力神韻,終漸形成餽釘之弊。對此,姚肇崧《枳園賸稿》後附一篇未屬名的《詞說寤語》亦提出強烈的批評:

萬紅友之《詞律》,不過舉一人之詞而以它作之四聲證明而已。平、上、去、入四韻,句中之入聲係以之作平作去上,即押韻亦同。然入聲之能作平作去上,有《詞林正韻》可以檢查,唐宋人詞多半如此。然取其詞與詞韻比證,亦有參差之處。近世人填詞,專談四聲……而詞之篇段字句不事講求,滿篇先將平、上、去、入強為鑿柄,至不成句……竊有可怪者,世人又知推尊王半塘、鄭叔問、譚仲修、張皋文為大詞宗,而不知此四人者,皆不循四聲者也。朱古微中年從半塘學詞,又為半塘校正夢窗詞至四五次,彊村遂專學夢窗矣,後學來問,則教其讀夢窗詞,依其四聲。世人遂為彊村所誤而不知返。然夢窗詞因四聲之故,以致艱深晦澀,而亦自有流暢和諧之作。後人舍長取短,刻鵠類鶩,著於謬種流傳,殊為可歎。⁶⁴

清代雖有萬樹《詞律》、戈載《詞林正韻》可資參照,然與唐宋词人用韻不盡相同,故權當參考,不應拘泥。其次指出近人瓣香夢窗,反將詞律奉為金科玉律,斤斤拘守,以致“至不成句”;並從反面論說,揭示世人推尊王鵬運、鄭文焯、譚獻、張惠言,實皆“不循四聲”。王鵬運云:“萬氏持律太嚴,弊流於拘且雜,識者至訾為痴人說夢,未免過情。然使來者之有人,綜群言於至當,俾倚聲一道,不致流為句讀不緝之詩,則華路開基,紅友實為初祖。”⁶⁵而對於戈載《詞林正韻》則大力推許:“戈氏書最晚出,亦最精核,可謂前無古人矣。”⁶⁶“句讀不緝(葺)之詩”語出李清照《詞論》評晏殊、歐陽修、蘇軾詞“往往不協音律”的現象。⁶⁷

64 姚亶素:《附詞說寤語》,《枳園賸稿》,頁134—135。

65 況周頤著,屈興國輯注:《蕙風詞話輯注》,卷一,頁290。

66 王鵬運:《跋詞林正韻》,《四印齋所刻詞》,頁1下。

67 李清照:《詞論》,何廣棧:《〈李易安集〉繫年校箋》,潘美月、杜潔祥主編:《古典文獻研究輯刊》(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9年),9編冊17,頁122。

可見王氏認同填詞宜合律，但反對持律過嚴，以律害意。文中指出蔚爲此風者爲朱祖謀。朱氏精通音律，守律綦嚴，有“律博士”之稱⁶⁸；教導後學，專尚夢窗，依其四聲，而世人只知恪守格律、堆砌典故，以致文句破碎，不能卒讀。

朱祖謀晚年曾自覺宗奉夢窗所帶來的流弊，因此引蘇入吳，欲借東坡之疏宕，救夢窗綿密堆砌之病。夏敬觀云：“侍郎出，斟律審體，嚴辨四聲，海內尊之，風氣始一變……體澀而不滯，語深而不晦，晚亦頗取東坡以疏其氣。學者不察，或餽釘破碎，填砌四聲，甚且判析陰陽，以爲此即符合音律。”⁶⁹而後學能否明白朱氏“頗取東坡”的苦心，此正是姚肇崧憂心“古丈云歿，乃太息詞學之將湮”的癥結所在。

四、世變寄託說

探究《天醉樓填詞圖》創作本意的另一條線索是辛亥以後的世變寄託。辛亥革命以後，姚氏開始大量作詞，所存六百餘闕詞多爲此後所作，除了反映晚清民初的政治局勢，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以“填詞圖”作爲詞人代表及其詞學思想的相關性，並且成爲諸家題詠《天醉樓填詞圖》的詮釋視角。

（一）詩窮而後工

辛亥革命是中國歷史的一大轉折，清民易代爲姚肇崧的生活和內心帶來極大的變化與衝擊，他承繼周濟“詞史”說與王鵬運“重、拙、大”理論，其詞多爲鼎革以後寄託世變與身世感懷之作。《枳蘭詞自序》云：

辛亥以後，窮居滬濱，僑寓吳門，歎滄桑之變易，感身世之仳離，心欲言而不忍言、口欲言而不敢言者，胥托於詞抒寫之……益念吾家世學，不肖幸得於天喪斯文之日，纘承緒業，因亟附諸家乘，以示子孫。惟詞之爲

68 沈曾植：《彊村校詞圖序》，朱祖謀：《彊村校詞圖題詠》，紀寶成主編：《清代詩文集彙編》，冊783，頁2上一下。

69 夏敬觀：《風雨龍吟室詞序》，《同聲月刊》，1942年第2卷第8號，頁123。

學，能使人幽鬱沉滯而不得申其志，則又不欲使吾子孫效之也。⁷⁰

辛亥以後，姚肇崧先流寓南昌，後至上海，種種家國滄桑、身世飄零之感，使他改變早年以詞為小道的看法，由是深感詞體之特質，“能使人幽鬱沉滯而不得申其志”的情感獲得抒發，再加以王、朱逝世，猶如“天喪斯文”⁷¹，因此激起他肩負傳承詞學的使命。但另一方面，他也清楚意識詞中所寄多慷慨悲歌、抑鬱無聊之氣，故又“不欲使吾子孫效之”，流露出對於詞體功用的矛盾心情。

而姚肇崧女婿江家瑁在《天醉樓詞選序》中，同樣也指出了姚氏對詞體功用的矛盾之心：

外舅姚亶素先生以桂林館甥，學於鷺翁；茗水鄉彥，游於漚尹。所作無間春秋六十紀，所習不出南北六十家。允為一代正聲，寧是一人私見？世當鼎革，醉欲呵天。家信流遷，歌成斫地。從蠶絲蠟淚之李玉溪，入燕昏鶯曉之張玉田。是徵窮而後工，無惑意乃先筆。期再傳於貳室，蒙也不才；致三復於元音，比來無事。御駢有作，烏盡我所欲言；宗雅能興，定惟公之為則。⁷²

前半部分陳述姚肇崧從“學於鷺翁”乃至鼎革以後“游於漚尹”的學詞歷程；後半部分透露姚氏意圖發揚詞學、傳於後學的冀望。《天醉樓詞選》取自《枳園詞》《枳園賸稿》《散蓮宦集外詞》等集中之作。按江家瑁《天醉樓詞選抄跋》，《詞選》應為江氏所選，編纂依字數多寡排列，所錄之詞須具備“聲必求圓，意必求朗，神必求清”之聲情與詞情相諧的特徵。⁷³ 而由江氏序跋可見，姚氏年長漸愛

70 姚亶素：《枳園詞自序》，頁1。

71 “天喪斯文”出自《論語·子罕》：“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指孔子肩負文化傳承使命，故匡人不能違天害己。孔子口述，何晏注，邢昺疏，朱漢民整理，張豈之審定：《論語注疏》，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冊23，卷九，頁126。

72 江家瑁：《天醉樓詞選序》，姚亶素：《天醉樓詞選》，頁347。同見江家瑁：《天醉樓詞選抄序》，馮乾編校：《清詞序跋彙編》（南京：鳳凰出版社，2013年），冊4，卷二〇，頁2164。

73 江家瑁：《天醉樓詞選抄跋》，馮乾編校：《清詞序跋彙編》，冊4，卷二〇，頁2165。

詞學、且欲傳江氏，已與其中歲之時所謂“不欲使吾子孫效之”相悖離。

姚肇崧寓託“天醉”之名，傳達易代亂世之意，是自我真情之流露，也是“詩窮而後工”的填詞初衷。在《天醉樓填詞圖》題詠的群體裏，有部分士人本身即經歷清民易代的轉變，因此，他們對生命的浮沉感同身受，自覺地透過題詠傳達作者的本意，並折射出對於姚氏的深刻理解。蔡晉鏞（1868？—？）《法曲獻仙音》云：

歌笛銷春，隔簾悵月，病骨慵疏詩酒。眼角葉枯，鬢絲塵老，天涯最憐詞叟。話舊雨、雙鐙小。梅花共人瘦。忍回首。悵京華、墜懼無跡，酸淚語、空有味梨在口。撿取篋中吟，費平章、南渡煙柳。翠墨留題，算湖山、禁慣消受。卧滄江一瞬，已是水雲歸湊。（亶素吾兄同年奉題天醉樓填詞圖，先生出半塘翁門，翁有《味梨詞》，謂邊甜心酸故及也。丙戌春仲弟蔡晉鏞拜稿）⁷⁴

此詞作於1946年，雖然時距清亡已三十餘年，但民初政局的動蕩及對國勢走向的憂心，均促發詞人懷想過去的美好，感嘆今不如昔。上闕描寫詞人歲華已老之今容，亦寫詞人多愁多病身及其歷經滄桑的身世之感。下闕回憶往昔，“悵京華、墜懼無跡”，傷悼故友零落，亦感嘆“南渡煙柳”，故國淪亡；在時空的轉瞬間，流露人事已非的哀愁。蔡氏以王鵬運“味梨集”比喻姚詞。《味梨集》作於光緒十九年（1893）至二十一年（1895）之間，期間王氏升任江西道監察御史，爾後，甲午戰爭爆發、強學會遭禁，皆使他憂忿難平⁷⁵，當時境況猶“味梨”酸甜交雜，故以此為名。此以王氏“外甜而心酸”之意，寓託姚氏詞中“空有味梨在口”，隱含酸淚之語，實乃立基王、姚之師承關係，顯見姚肇崧對王鵬運詞學的繼承。

自漢代以來，文人在感嘆時光流逝、抒發窮愁失意之時，往往多借屈、宋楚騷“傷春悲秋”和“香草美人”寓託其志。諸家在《天醉樓填詞圖》中讀到一種

74 姚亶素：《天醉樓填詞圖題辭》，頁439—440。

75 王鵬運：《味梨集跋》，《王鵬運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冊1，頁1下。

緣自像主生命情感所投映出的傷世與避世的情懷,是一種對於國家興亡、自我飄零、懷才不遇的隱喻與投射,而這份情感正可與屈、宋的楚騷精神相互聯繫。繆戡平(1887—?)云:

昆池歷劫已成塵,鈞奏猶聞入夢頻。醜醜豈應天上富,荃蘭誰識曲中辛。

誅茅宋玉終悲楚,蹈海魯連擬卻秦。百尺樓臺圖畫裏,且拋心力作詞人。⁷⁶

魏業籟(生卒不詳)云:

句句玲瓏字字珠,由來楚辭勝吳歛。三生風月酬蘓子,一代江山付念奴。

白袷飄零重過我,青衫涕淚孰爲徒。問天天亦日沉醉,聊寫離愁入畫圖。⁷⁷

魏詩借《楚辭》與吳歛相對舉,⁷⁸以爲《楚辭》辭藻華美,更有寄託江山興亡與個人落拓不遇的悲愁,可與詩中描寫清民易代“一代江山付念奴”的境況相呼應。繆詩除了援引屈原“香草美人”、宋玉“悲秋”的典故,還引用魯仲連蹈海“義不帝秦”的典故。如果說,魏詩著重的是詞人身世的抒寫,那麼,繆詩著重的則是道德節操的描寫。屈原因讒言而被放逐,自傷失意作《離騷》云:“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⁷⁹意味時世易變,蘭芷不再幽香,荃蕙化爲茅草,乃因不能潔身自好,藉此表明自我忠貞,並諷諭朝中小人。“荃蘭誰識曲中辛”,以屈原喻姚肇崧,言其愛國精神,不與茅草爲伍。宋玉亦遭讒言所害而被放逐,當秋風

76 姚宣素:《天醉樓填詞圖題辭》,頁431。

77 同上。

78 宋玉《招魂》云:“吳歛蔡謳,奏大呂些。”王逸注:“吳、蔡,國名也。歛、謳,皆歌也。”宋玉:《招魂》,劉向編,王逸章句,黃省曾校正,黃靈庚點校:《楚辭章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卷九,頁214、217。

79 屈原:《離騷》,同上,卷一,頁28。

興起之時，感傷自憐，作《九辨》寄託“貧士失職而志不平”“悲憂窮感兮獨處廓”的處境。⁸⁰ 庾信《哀江南賦》：“誅茅宋玉之宅，穿徑臨江之府。”⁸¹ 指侯景之亂後，其遁歸江陵，在宋玉曾居之地，剪除茅草以為屋，並隱託宋玉悲秋，傷悼梁朝滅亡。繆詩“誅茅宋玉終悲楚”，即以庾信隱託宋玉悲秋，感喟清朝覆亡。“蹈海魯連”借魯仲連與辛垣衍論辯帝秦之說，表示寧願投海而死，亦不做秦之順民，⁸² 再次傳達姚肇崧志節不移的節操。換言之，繆氏認為姚氏遁隱天醉樓，“拋心力作詞人”，是出於忠清不仕的避世之意，暗合了姚氏的圖畫旨趣。

繆、魏以詩為載體，借楚騷精神，寫忠愛之思，是發揮自古以來“詩言志”的書寫傳統。然而，回歸姚肇崧“胥托於詞抒寫”的本衷，其詞所欲抒發幽約怨悱、牢愁偃蹇的種種心緒，無非皆與繆、魏詩中的楚騷情結相吻合，而這也是清人將詞上攀“風騷”藉以推尊詞體的一種方式。嘉慶二年（1797），張惠言引經世致用之學，在《詞選序》主張：以“男女哀樂”寫“君臣之義”，於“微言”之中，存“大義”精神，乃合乎風騷“比興”之旨。⁸³ 而後，周濟在張氏理論基礎上提出“詩有史，詞亦有史”的詞史觀，究其根本，即是以風騷之旨來推尊詞體。姚肇崧一反早年以詞為小道的看法，承繼周濟、王鵬運與朱祖謀的詞學觀，將辛亥以後“歎滄桑之變易，感身世之仳離”寫入詞中，他所秉持的正是傳統文人楚騷式的內化精神，也是清人推崇“風騷之旨”的尊體思想。

清亡以後，姚肇崧不仕民國，以遺老自居，其詞多流露身為遺民的落寞與無奈。清末與他有故交之情的官吏何剛德（1856—1936）云：

章貢水雙流，是我舊遊地。喪亂歎至今，果受誰之賜。廿載溯浚先，多愧說撫字。城郭半已非，人民餘怨詈。戚戚動余懷，耿耿入夢寐。君昔亦同游，旋莅南昌治。相處非一時，久暫異其事。所識在親民，肯忘民社

80 宋玉：《九辨》，同上，卷八，頁176—179。

81 庾信著，倪璠注，許逸民校點：《庾子山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冊1，卷二，頁104—106。

82 劉向編，何建章注釋：《戰國策注釋》（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冊中，卷二〇，頁735—737。

83 張惠言：《張惠言論詞》，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冊2，頁1617。

稷。一昨持斯圖，倚聲託天醉。往事追江湖，承平不忍記。等是憫人心，沆瀣直一氣。隔岸若觀火，夫豈吾輩志。政弊資良謀，何以勛在位。⁸⁴

何剛德，字尚雅，號平齋，福建閩縣人，曾任江西吉安、建昌、南昌等地知府。此詩主要以江西為描寫，串聯起他與姚肇崧治理南昌的共同記憶。贛縣位於江西省，章水、貢水分別自東西而來在此匯合。⁸⁵“章貢水雙流，是我舊遊地”，即言何氏曾治理江西吉安、建昌，也是他與姚氏“昔亦同游，旋莅南昌治”的仕宦之地。然而，自宣統三年(1911)江西、南昌宣告獨立，至1926年北伐戰爭、1927年南昌起義，江西一直飽受戰爭摧殘。清帝遜位後，何氏一度告老退隱，然其心中卻始終懷抱“所識在親民，肯忘民社稷”的治世理想。1914年，他應北洋政府之請，先後出任江西內務司司長、豫章道尹、代理江西省省長，直至1922年稱病請辭。⁸⁶何氏於江西為官數十載，眼見“喪亂歎至今”“城郭半已非”，流露無盡憂國悲民的情懷，而回思先賢，更自覺“多愧說撫字”，未能做到安養百姓之責。詩云：“果受誰之賜。”亦深切暗諷那些為爭權奪利、危害政治的軍閥與小人，是致使人民怨詈未消的始作俑者。

相較其他諸家題詠，何氏以圖抒情，多有投射個人境遇在其中。詩中不斷強調自己與姚肇崧皆有“所識在親民，肯忘民社稷”“隔岸若觀火，夫豈吾輩志”的愛國志向，最後更表明自己出仕民國，實是出於“政弊資良謀”的治世之心，而非為了圖謀勛位，是對於自我無私為國的心跡表白。

(二) 滬社社友的傷吟

1928年，中國長達十三年的軍閥戰亂基本平息，進入短暫的相對穩定時期。1930年，周慶雲、夏敬觀等人於上海成立“滬社”，推朱祖謀為社長。潘飛聲(1858—1934)《滬社詞選序》云：

84 姚亶素：《天醉樓填詞圖題辭》，頁428。

85 李吉甫著，賀次君點校：《元和郡縣圖志》(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冊下，卷二八，頁673。

86 吳禮權：《清末民初筆記小說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1年)，頁38。

辛未(1931)之秋,夏君劍丞招集映園,同人議倡詞會。時朱古微先生以詞壇耆宿,翩然戾止,厥興甚豪,遂推祭酒……嗣後每月一會,以二人主之,題各寫意,調則同一,必循古法,不務艱澀,襟抱之諧,唱酬之樂,雖王中仙集中詠物諸作,蔑以加焉,由是遂成滬社……詎意壬申(1932)近臘,東寇乘我不備,突然襲攻滬北。我軍殲敵,敵復集大隊來攻,炮火轟天,遷徙流離,各不相顧。余家且陷賊中,僅以身免。朱古微於亂前已撒手西行,同人每不通音問,詞社星散,殆如水中漚矣。逾歲之夏,滬居始定,同人重集江濱,社事再舉,重拾墜權。⁸⁷

文中說明滬社從成立、暫歇到再舉的過程。按《吳興周夢坡先生年譜》記載,滬社成立於1930年9月⁸⁸,又《滬社詞鈔》第一集袁思亮《齊天樂·庚午(1930)初冬,映庵、公渚續舉詞社,有懷散原師廬山、蒼虬津門》標明社事開始的時間。⁸⁹若按潘序:滬社成立於“辛未(1931)之秋”“每月一會”云云,朱祖謀病歿於1931年冬月,中間不可能有9次集會,是以爲誤。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翌年又突襲上海,爆發“一·二八淞滬事變”,是時,朱祖謀已病故,詞社星散,至該年2月,社中同人才又重聚,再舉詞事。⁹⁰潘氏在此主要道出戰爭與朱氏逝世對於詞社進行的影響,凸顯詞社領袖凝聚社友的向心作用。

而藉由潘序可進而推知:自滿清覆亡到1931年朱祖謀過世,乃至1933年姚肇崧囑託友人作《天醉樓填詞圖》,期間曾歷經袁世凱稱帝與軍閥混戰時期,而由日本所引發的事變與戰爭,皆一再顯露中國面臨日本蠶食的強大威脅,尤其當日軍將焦點從東北轉移至上海的同時,關東軍也積極另謀策劃成立東北

87 潘飛聲:《滬社詞選序》,《詞學季刊》,1934年第1卷第4號,頁185—186。

88 周延弼:《吳興周夢坡先生年譜》,國家圖書館出版社整理:《近代人物年譜輯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2年),冊10,頁55上。

89 朱孝臧等著:《滬社詞鈔》,第1集,南江濤選編:《清末民國舊體詩詞結社文獻彙編》,冊20,頁3上一下。

90 1932年2月,滬社第十五集,譜《徵招》挽朱祖謀。3月3日,中日雙方宣布停戰後,滬社再舉第十六集。周延弼:《吳興周夢坡先生年譜》,頁57上一下。

偽組織；正當淞滬會戰進入談判之際，日本也終於在3月9日實現成立偽“滿洲國”的計畫。故此，姚肇崧《天醉樓填詞圖》作於1933年實非偶然，其懷藏“醉欲呵天”的悲憤心情已不僅以“世當鼎革”“古丈云歿”作為詮解；所謂“歎滄桑之變易”非停留於清民鼎革的轉變之際，而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增加對現時局勢的隱喻。

滬社自從“疆村先生下世，一直頓失盟主，又值淞滬之變，頗現銷沉氣象”，待局勢稍微穩定，社集才照常舉行，⁹¹由潘飛聲主持。⁹²至1933年姚肇崧徵請社員題詠時，已續任為滬社領導者。⁹³其中，除了楊玉銜(1872—1943)題有2首詞之外，謝掄元(1872—?)、林葆恒(1872—1950)、高毓淞(1877—1956)、郭則澐(1882—1947)、洪汝闈(1869—1944)皆各題一闕詞。謝掄元《減字木蘭花》云：

桃花聖解，藝苑崛興開世界。芍藥新詞，樂府流傳有導師。 碧山微旨，慣得美人芳草意。白石靈襟，誰解哀蟬落葉音。⁹⁴

上闕“桃花聖解”借唐五代靈雲禪師苦心求道之歷程⁹⁵，比喻姚肇崧師從王、朱，歷經數十年的苦心學習與頓悟，終於崛興詞藝界。下闕借王沂孫、姜夔兩位南宋遺民詞人抒寫家國淪亡之悲。“碧山微旨，慣得美人芳草意”，指王沂孫詠物詞旨隱微，常借香草美人寄託故國之思。《落葉哀蟬》原為漢武帝思念亡歿李夫人所作之曲，⁹⁶此處“白石靈襟，誰解哀蟬落葉音”指姜夔詞中寓託深隱的亡國哀音。王沂孫《齊天樂·蟬》、姜夔《惜紅衣》皆曾以蟬朝飲甘露、高枝悲鳴，自喻獨抱清高，寄託亡國悲恨。而“碧山微旨”又呼應潘氏《滬社詞選序》：“雖

91 龍榆生：《滬社近訊》，《詞學季刊》，1933年第1卷第1號，頁220。

92 馬強：《滬社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4年），頁44。

93 見楊玉銜《祝英臺近》詞注。姚宣素：《天醉樓填詞圖題辭》，頁440—441。

94 同上，頁435。

95 釋道原：《景德傳燈錄》，《菩提叢書》（新北：菩提印經會，2010年），冊110，卷十一，頁10。

96 王嘉著，蕭綺錄，王根林校點：《拾遺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卷5，頁36。

王中仙集中詠物諸作，蔑以加焉，由是遂成滬社。”體現滬社本於承繼常州詞派“問塗碧山”的詞學思想。

林葆恒《寶鼎現》由追溯姚肇崧仕宦為開端，從亡國前、亡國後再到今日現況，呈現今昔對比。詞云：

行歌章貢，父老能說，清新開府。記好句、宮衣傳繡，曲曲簾櫳留客住。花洲外、覓夢痕懽唾，聽徹江城涼雨。試檢點、樽前豔跡，幾許翠嬌紅嫵。豈信時序如過羽。夢均天、鶉首無據。歸去理、故園松菊，寂寞幺弦渾懶譜。尋布素，憶悲風鄰笛，復痛黃鑪舊侶。遣怨懷，蠻箋和淚，寫入琴絲更苦。蹤跡晚合雲萍，笑共是、天涯倦旅。說心情、惆悵無端，奈聲聲杜宇。待欲採、蘋花寄與。兩鬢傷遲暮。把襟素、圖入丹青，憑問騷魂醒否。⁹⁷

林葆恒，字子有，號訥庵，福建閩縣人。按其詞集所記，此詞用劉辰翁體。⁹⁸ 全詞分三疊，分別描述往昔、亡國、現況。第一片寫過去姚肇崧仕宦南昌，曾寫下遊賞聚會的愉快往事。第二片“豈信時序如過羽”為承上啟下的時間轉折，描述轉瞬之間，已時移世易。“鶉首”呼應姚肇崧引張衡《西京賦》“鶉首天醉”，意謂中心天道失衡，版圖變色，世事混亂。“歸去理、故園松菊”“尋布素，憶悲風鄰笛”寫清亡之後，姚氏以遺老自居，避世歸隱，將痛失黃鑪舊友⁹⁹與滿清故國的寂寞和悲苦，託興蠻箋象管，遣訴哀腸。第三片寫當今國勢動蕩。1930年，林葆恒因事由天津前往上海，並加入滬社。¹⁰⁰ 其後，日軍接連發動“九一八事變”與“一·二八事變”。詞云：“奈聲聲杜宇”之“聲聲”二字，有一聲又一聲，一次又一次的層次疊加之意，或可反映當時日軍接二連三的侵略與挑

97 姚宣素：《天醉樓填詞圖題辭》，頁435。

98 劉榮平編：《全閩詞》（揚州：廣陵書社，2016年），冊4，頁1807。

99 “黃鑪舊侶”乃借王戎、嵇康、阮籍“黃墟傷別”的典故思懷故友。劉義慶著，劉孝標注，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冊中，卷下之上，頁749。

100 朱堯：《清遺民詞人林葆恒研究》（蘇州：蘇州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7年），頁29。

釀。“待欲採、蘋花寄與”化用柳宗元《酬曹侍御過象縣見寄》：“春風無限瀟湘意，欲採蘋花不自由。”¹⁰¹借採花都不自由，喻時局艱險。最後自抒年華空逝的悵惘，並以“憑問騷魂醒否”作為反詰，傳達期盼承平安定及其對強敵侵略的深切痛訴。

而高毓彤、郭則澐、洪汝闈曾在民國肇建以後擔任過國務院或督軍的秘書，他們的題詠裏不僅寫出姚肇崧“醉欲呵天”的悲憤心聲，甚至借圖寄託自己蹉跎年華、報國無門的身世之感。郭則澐《綺寮怨·用美成韻》云：

繞鏡春紅吹老，帶愁寒未醒。黯紫曲、亂草殘陽，滄鷗影、怕近西亭。當時落霞賦筆，飄蓬久、倦客誰眼青。更幾番、抹月批風，華年遠、錦瑟幽思盈。惆悵嬾尋暮程。傷心漫寄，知音哪有瓊瓊。夜寂鐙清。擁鑪話、流鶯聽。危欄怎禁回首，訴去水、總無情。歸來鳳城。應憐舊苑柳，秋又零。¹⁰²

郭則澐，字嘯麓，號蟄雲，別署龍顧山人，福建侯官人。詞中上闕以亂紅衰草、春去秋來寫出時世變遷與流年似水的愁情。“當時落霞賦筆”引王勃《滕王閣序》：“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此為上元二年(675)，王勃前往交趾途經南昌之時，於都督閻伯輿宴會上所作。¹⁰³此句乃郭氏由姚肇崧曾仕宦南昌作聯想，喻其才華出色，可媲美王勃。然王勃恃才傲物，為同僚所嫉，後受人陷害，匿殺官奴，故而連累父親左遷交趾。¹⁰⁴因此，“飄蓬久、倦客誰眼青”也隱喻王勃有志濟世，卻宦途漂泊的命運，可指姚肇崧，亦可作為郭則澐自身的寫照。民國肇建後，郭氏入京任徐世昌秘書。爾後，徐選舉為總統，其任職銓敘局局長兼代國務院秘書長。1922年直奉戰爭爆發，徐被迫去職，郭氏亦遭免職，自此隱居

101 柳宗元著，尹占華、韓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冊8，卷四二，頁2886—2890。

102 姚宣素：《天醉樓填詞圖題辭》，頁436。

103 辛文房著，傅璇琮主編：《唐才子傳校箋》（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冊1，卷一，頁29。

104 劉昫等著：《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冊15，卷一九〇上，頁5005。

北京、天津家中。¹⁰⁵ 郭則澐與王勃同樣懷有濟世之心，期望得到最高統治者的青眼，然民初軍閥派系鬭爭嚴重，最終落得浮沉宦海、有志難伸的惆悵。詞下闕主要借圖抒情，抒發自己黯然歸去，見舊苑楊柳，感傷昔日曾有的繁華。

郭則澐為京津詞壇領袖，他曾參與城南詩社、穉園詩社、春音詞社、聊園詞社等多起詩詞結社，而他本身也主持過蟄園吟社、星二會、須社、蟄園律社、瓶花移社，由此不但可見郭氏從早年的普通參與者漸變為京津詞壇領袖的過程，也顯示其跨越城市之隔參與滬社唱和、尋求“傷心漫寄，知音哪有瓊瓊”的慰藉。1930年至1931年間，姚肇崧曾應邀為須社社外詞侶，顯見姚、郭之交游，而姚肇崧請郭則澐為其填詞圖題詠，可見意欲增輝圖畫的用心。

高毓彤《蝶戀花》以秋天為背景，借“梧桐”“蟾鉤”意象寫出游子他鄉、去國離憂的心情。高氏為直隸靜海人。天津自咸豐十年(1860)第二次鴉片戰爭以迄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前，都是英、美、日等國的租界地。¹⁰⁶ 清亡後，高氏曾任江蘇省督軍公署秘書長，1914年去職，其未返天津，而是流寓南京，至1923年再前往上海。¹⁰⁷ 詞中寫出他漂泊無定，隨著年光的流逝，也不無感到年華虛擲的心情；“欲問天公，沉醉何時醒”緊扣“天醉樓”的創作本意，尋天發問，表露對世事的無奈與控訴。而洪汝闈的《綺寮怨》則是透過琵琶嗚咽與胡笳悲涼的音聲，傳達對家國的思念與羈旅他鄉的哀愁。詞中引《楚辭·招魂》云：“皋蘭被徑兮斯路漸。”¹⁰⁸ 意味姚氏科舉之幻滅，亦對應至洪汝闈一生為生計離鄉背井，民國初年，好不容易謀得安徽都督兼民政長柏文蔚的秘書之職，但柏很快便遭袁世凱免職，而洪氏也只得呈請辭職。¹⁰⁹ 因此，皋蘭淹沒的不只是通往京城的道路，還有經年的歲月與理想。

此外，在滬社的成員之中，楊玉銜更是一個不容忽視的人物。他與姚肇崧

105 咎聖騫：《晚清民初詞人郭則澐研究》（南京：南京師範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年），頁81—87。

106 費成康：《中國租界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1年），頁10—54、277—287。

107 魏振華主編：《濱海新區 大港史話》（天津：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2011年），頁277—278。

108 宋玉：《招魂》，頁220—221。

109 于右任主編：《臨時政府之尾聲》，《民立報》，1913年7月7日。

同樣師承朱祖謀，深受朱氏影響，在當時瀟灑擬學夢窗的風氣中，他以箋釋《夢窗詞》嶄露詞壇。其《祝英臺近》云：

海棠紅，宮黍秀，年冷鶴能語。滿地江湖，寒暖變晴雨。有人抱膝長吟，茶煙禪榻，老不管、鶯花朝暮。潮分付。往來送盡興亡，湘纍爲誰苦。醉醒無端，寫盡問天句。似聞人海浮沉，江關蕭瑟，稱爲我、駭蛩儔侶。¹¹⁰

浣襟塵，彈劍缺，落拓上東路。夢草流花，春到斷腸處。不教鐵板銅琶，曉風殘月，那料理、騷情恨緒。問今古。醒醉天未分明，斜陽究誰主。顛顛湘纍，空寫怨紅句。似聞人海浮沉，江關蕭瑟，稱爲我、駭蛩儔侶。（亶素社長以天醉樓填詞圖索題，爲成一解，以志因緣。弟楊鐵夫題）¹¹¹

楊玉銜，字懿生，號鐵夫，廣東香山人。光緒二十八年（1902），東渡日本求學，受孫中山思想影響，加入同盟會。辛亥革命以後，任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孫文學院院長、廣東警察廳衛生科科長等職。¹¹² 1927年，旋往上海，從朱祖謀學詞。第一首以海棠黍秀、寒暖晴雨、潮水往復之四時景色，帶出人事代謝、盛衰興替之感。詞中主要援引三則典故傳達國家興亡與憂國心情。“年冷鶴能語”出自劉敬叔《異苑》：“晉太康二年（281）冬大寒。南洲人見二白鶴語於橋下，曰：‘今茲寒，不減堯崩年也。’”¹¹³借白鶴見證歲時寒冬，指親睹歷代興亡。“湘纍爲誰苦”引自屈原“欽吊楚之湘纍”¹¹⁴赴湘江而死，意寓姚氏懷揣的憂國之心。“抱

110 楊玉銜：《抱香詞》，《楊鐵夫先生遺稿》（香港：楊百福堂刊印，1976年），頁23下。姚亶素：《天醉樓填詞圖題辭》，頁439。

111 姚亶素：《天醉樓填詞圖題辭》，頁440—441。

112 楊正繩：《嶺南詞人楊鐵夫及其家世》，《中山文史》，1998年第43輯，頁54—65。

113 劉敬叔著，黃益元校點：《異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卷三，頁97。

114 揚雄著，林貞愛校注：《反離騷》，《揚雄集校注》（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172—173。

膝長吟”借諸葛亮躬耕壟畝，抱膝長嘯、好爲《梁父吟》¹¹⁵，比喻姚氏倚聲吟嘯、抒懷歸耕未慰的心境。第二首寫姚氏落拓歸鄉以後，致力填詞，寓寄湘纍、感傷紅花綻放，道盡年來豪情與淒涼，但終究只是空寫怨情，而不能喚醒濁亂未定的局勢。詞中“夢草流花”奪胎自吳文英《祝英臺近·餞陳少逸被倉臺檄行部》：“問流花，尋夢草，雲暖翠微路。”¹¹⁶以問花尋草追憶往日冶遊情景，回憶曾經美好的歲月。

從本質上來說，楊玉銜與姚肇崧關心國家、未敢忘憂國的心情是一致的，然而，楊氏曾經投身革命，參加反清運動，因此，他不似姚氏甘以遺老自居。楊玉銜無論在清亡以前或清亡以後，皆辦學兼從政，以行動實踐理想。故此，細究詞中“有人抱膝長吟，茶煙禪榻，老不管、鶯花朝暮”“顛顛湘纍，空寫怨紅句”二句，“不管”“空寫”也意味楊氏認爲徒以翰墨爲志業的局限性。

五、“天醉樓填詞圖”在民初的意義與價值

夏志穎《論“填詞圖”及其詞學史意義》指出填詞圖發軔清初的原因有三：一是受到“尊體說”影響，詞體地位提高，進而推動填詞圖的產生；二是由於陳維崧在詞體創作與詞選刊刻上的成就非凡，因此使得“填詞圖”能夠緊扣詞人的地位，彰顯出其中的意義與價值；三是由於自古以來有“詩畫融通”“詩畫一律”之說，因此有“覓句圖”與“吟詩畫”的創作，而填詞圖即在此背景之下獲得啟發。¹¹⁷

陳維崧《迦陵填詞圖》不但開創了“填詞圖”的文類形式，塑造能夠標榜“詞家”身分的文學傳統，在詞人爲圖題詠、唱和聯吟的過程中，“填詞圖”亦融入了“論詞詩”與“論詞詞”的批評元素。“論詞詩”與“論詞詞”涉及詞人、詞作、詞事

115 陳壽著，裴松之注：《新校三國志注》（臺北：世界書局，2012年），下冊，卷三五，頁911—912。

116 吳文英著，楊鐵夫箋釋，陳邦炎、張奇慧校點：《吳夢窗詞箋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2年），卷二，頁145。

117 夏志穎：《論“填詞圖”及其詞學史意義》，《文學遺產》，2009年第5期，頁116—117。

的批評，在宋人詞集中已十分常見，至宋末，楊纘、張樞、吳文英、周密等人於杭州結詞社，評詞論藝，更加推進“論詞詞”的發展。清初詞壇結社唱和風氣興盛，品賞各類藝事十分普遍，不僅“題畫詞”得到長足的發展，“填詞圖”也在此過程中，從以“圖”為中心的“論畫詞”過渡到以“詞”為品評的“論詞詩”與“論詞詞”。而陳維崧在專力填詞的同時，也借填詞圖徵集題詠，尋求友人的支持，群體的認同，以建立聲名與形象，進而確立他在詞壇上的地位。

民初詩社、詞社興盛，結社唱和依舊維持清代風氣，題畫依然是雅集中的重要一環，而“填詞圖”的創作也持續延續晚清的盛況。民初詞人為求留名存世，往往會請人或自繪填詞圖，顯露出詞人更有意識地試圖透過填詞圖標榜自我，重視自我在詞壇上的聲名。再加以民初結社雅集風氣的盛行主導了文壇的走向，因此透過社員或群體性的題詠，往往也更能夠展現自我的交際網絡，建立自我的形象。當友人在為他們的填詞圖題詠時，便自然地帶入對像主生平、交游、詞學思想、審美偏好的評價，甚至擴及對整體國家局勢的意識形態，在此脈絡底下，“論詞詩”“論詞詞”也從評人論詞延伸至國家社會，呈現多面向的批評思維。尤其民初相較以往不同，不僅國體改變，政局不斷翻覆，面臨政治、社會、經濟的巨大衝擊，還牽涉到與國際列強的對外關係。姚肇崧 21 幅《天醉樓填詞圖》，可體現出民初填詞圖的高度發展，為圖題詠者大多歷經清民易代之變，根據他們的文壇身分，有“黃社”成員許承堯、“稊園社”成員陳獻湖、“漚社”成員郭則澐，亦有著名藏書家鄧幫述，以及書畫家姚虞琴、許鐘璐等人，這不但顯示出民初詩詞書畫等文藝皆達到一定的高峰，透過諸家的題詠，也可窺見他們在延續舊體詩歌的創作上，疊加拓展論詞詩與論詞詞的批評視野，漸而形成一種時代的記憶與心聲。

首先，從描寫詞人生平、遭際與品格的層面來說，主要從姚肇崧曾仕宦南昌作追溯，何剛德云：“章貢水雙流，是我舊遊地。”林葆恒云：“行歌章貢，父老能說。”而今遭逢易代之變，蹉跎失意的身世之感，為其現實境況的寫照，故此，林開蕃云：“江湖落拓幾經春，鶉首鈞天奈賜秦。”¹¹⁸魏業輅云：“白袷飄零重過

118 姚宣素：《天醉樓填詞圖題辭》，頁 427。

我，青衫涕淚孰爲徒。”姚氏身罹亂世，顛沛流離，心懷鄉關之思，諸家比之爲庾信，如高彤《水龍吟》云：“王粲情懷，庾郎身世，多應愁絕。”¹¹⁹夏孫桐《瑞鶴仙》云：“正庾郎蕭瑟，江關秋老。”¹²⁰而鼎革之後，姚氏築“天醉樓”避濁世以明其志，尤其深得諸家稱揚，惲毓珂《綺寮怨》云：“白衣皂帽，孤心似抱貞松。”¹²¹劉蔚仁《綺寮怨》云：“柴桑尚存甲子，盡換徵、與移宮。幽栖畫中。簾櫳宴坐處，高士風。”¹²²都是讚揚姚肇崧高逸絕塵、忠貞自潔的品德。品評者對於詞人人品的重視，實即反映中國自古以來批評文學中所認爲“詩品出於人品”的文化內涵，而“填詞圖”作爲清代新興的特殊文類，尤其表現詞人的內在學養與外在形象，因此，題畫本身雖然帶有揚譽詞人的社交意義，然而對於題詠者來說，品評人物節操的高尚與否，也能夠相應反映自身的識鑑與品味。

其次，以師承及詞學觀爲論，諸家多強調王鵬運對姚肇崧學詞的影響，而當中又特別喜歡借秦觀及其女婿范温比喻王、姚二人，如徐元綬云：“王家尚有微雲婿，能記親承法乳時。”陳匪石《賀新涼》云：“袖墨塵塵霜梨味，抱遺音、誰識微雲婿。”¹²³陳獻湖云：“空江不見秦淮海，鬢雪飄蕭識范温。”¹²⁴皆強調范、姚爲著名詞學家之親婿的家學背景。王鵬運承繼周濟學習四家之門徑，又兼融姜、張，融合浙、常二派思想。諸家論姚氏詞學觀，亦針對其承繼王氏以學習周邦彥爲旨歸而作出評價，如陳海瀛云：“猶有半塘爲後勁，清真墜緒未蒿萊。”俞鎮云：“愛好清真與玉田，審音協律費精研。”其中，又可見特別強調“審音協律”，因此也有不少題詠者將姚氏比爲柳永，梁永思云：“元龍豪氣屯田調，長笛聲中憶舊遊。”¹²⁵劉傳亮云：“太守猶思陳仲舉，詞人又見柳屯田。”¹²⁶而吳曾源在柳詞審音協律的基礎上，再加上諧婉清麗、適於傳唱的特點，其《無悶》云：“清

119 姚亶素：《天醉樓填詞圖題辭》，頁 438。

120 夏孫桐著，夏志蘭、夏武康箋注：《悔龕詞箋注》（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 198。

121 姚亶素：《天醉樓填詞圖題辭》，頁 434。

122 同上，頁 437。

123 同上，頁 437—438。

124 同上，頁 432。

125 同上，頁 430。

126 同上，頁 432。

麗。有誰比想，舊井瀾翻，水舍空意。更祖尚、江村別添風味。應是前身賀柳，泛一權三吳，遊蹤寄待。”¹²⁷周濟云：“清真詞多從耆卿奪胎”，又云：“耆卿秀淡幽艷，是不可及”¹²⁸，指出柳詞之長處。而諸家將姚詞比為柳永，乃取其聲調格律與秀麗風格，而非著意於柳詞淺近卑俗的層面。相對來說，姚詞較無夢窗詞之膽麗，而有柳永詞的清麗，詞風介於周邦彥與吳文英之間。諸家對姚詞之聲律與風格的品評，也正符合了姚氏女婿江家瑁在《天醉樓詞選抄跋》云：所錄之詞，須具備“聲必求圓，意必求朗，神必求清”的特點。那麼，諸家以柳永為喻，或可側面反映出姚詞在當時的流傳性，亦即呼應了石昌淪所言：“姚亶素生前在詞壇上頗有影響”的說法。至於在詞旨方面，謝掄元《減字木蘭花》云：“碧山微旨，慣得美人芳草意。白石靈襟，誰解哀蟬落葉音。”認為姚詞更貼近南宋王沂孫、姜夔詞中的故國哀思。綜觀可見，諸評所比喻南北宋詞家，皆有重視音律，擅作長調，詞風婉約的特點；抒寫身世，有周詞之沉鬱，柳詞之清麗，以及王、姜之哀婉。

由遭際易代之變的視角延伸，民初軍閥割據，權力爭奪，導致政治混亂，在題詠裏也多所投射。如何剛德云：“喪亂歎至今，果受誰之賜。廿載溯浚先，多愧說撫字。城郭半已非，人民餘怨詈。”即針對南昌從清末至民初長年飽受戰爭摧殘所作出的批判。那麼，藉由對滬社社事與社員題詠的探討，又可進而反映出日軍侵華、偽滿洲國成立的重要史實。如林葆恒《寶鼎現》云：“說心情、惆悵無端，奈聲聲杜宇。”高毓淞《蝶戀花》云：“欲問天公，沉醉何時醒。如畫江山愁不整。”郭則澐《綺寮怨》云：“歸來鳳城。應憐舊苑柳，秋又零。”楊玉銜《祝英臺近》云：“海棠紅，宮黍秀，年冷鶴能語。”“問今古。醒醉天未分明，斜陽究誰主。”諸家詞作看似寫故宮舊苑，實以婉約含蓄筆法，道出時局混濁未定，年復一年，波瀾四起，折射出民初整體局勢環境的現實情況。

綜觀上述可見，諸家題詠針對姚肇崧的師承淵源、詞學思想與審美風格，皆作了一番評價，而在鈞沉浙、常二派之興替，以及自周濟到王鵬運、朱祖謀，乃至姚肇崧的詞學延承，對於勾勒詞史的發展與進程也有所呈現。不僅如此，諸

127 姚亶素：《天醉樓填詞圖題辭》，頁 438。

128 周濟：《宋四家詞選目錄序論》，頁 1651。

家評論喜借庾信、秦觀、范温、柳永等歷史人物作比擬，似乎更能貼近他們對傳統文學用典的審美追求，從而形成共同的“群體意識”(Group Consciousness)，體現出此一時期的時代環境、詞學趨勢與思想意識。尤其在滬社詞人群體當中，姚肇崧齒序剛好橫跨兩代，既受到王鵬運、朱祖謀的指導，亦對後學起著引領的作用，如楊玉銜云：“亶素社長以天醉樓填詞圖索題”，可見姚氏以社長身分徵題囑詠的影響力。又，陳贊唐云：“亶素詞丈以填詞圖囑題。”表現對姚氏身為前輩詞人的敬重。而姚氏弟子劉文輅也在“亶素吾師，命題天醉樓填詞圖”的徵題下，以爰集唐宋人詞句題作二首詩。姚氏藉由“索題”“囑題”“命題”的方式徵尋題詠，可視同當年王鵬運以“命和”創作、引領後進一般，達到督促學習與傳承詞學的效果。

此外，品評者透過題圖評人、評詞的同時，也相應投映出他們的詞學思想與身世境遇。在《天醉樓填詞圖》的題詠群體裏，明顯仿效前輩詞人的有郭則澐次清真韻、林葆恒用須溪體、楊玉銜奪胎夢窗詞。《綺寮怨》是《天醉樓填詞圖題辭》中最常使用的詞牌，除了郭則澐、洪汝闈以外，惲毓珂、承恩、劉蔚仁也以《綺寮怨》作為題寫。聞汝賢云：“綺寮怨”言綺窗之人有所思而怨感耳，即思念故人之意。¹²⁹ 郭則澐詞所用為周邦彥《綺寮怨》(上馬人扶殘醉)韻，沙靈娜云：“周邦彥長年漂泊羈旅，輾轉州縣，飽受別離行役之苦，此詞為一曲離歌，當係其三十七歲以後所作。”¹³⁰ 由此可見，郭氏借“美成韻”的用意有寄託自己如周邦彥宦途漂泊的身世。而周氏此詞也被朱祖謀收入《宋詞三百首》中，因此就其意義來說，亦間接反映郭氏以清真為效仿的詞學觀。劉辰翁為南宋愛國詞人，詞受蘇、辛影響甚深。南宋滅亡後，劉氏矢志不仕，歸隱著書。林葆恒借“須溪體”題詠，有借劉喻姚之意，而以《寶鼎現》分別寫亡國前、亡國後與今日現況，呈現時間流逝與國勢的變化，既寫姚氏生平，也漸次帶出自己身歷滄桑、年華遲暮的感傷，具存史紀事的價值，更體現林氏不拘一家一派的詞學觀。楊玉銜受朱祖謀影響，曾數次校箋夢窗詞，其《祝英臺近》奪胎夢窗詞句，融情於景，寫出追憶往昔、今非昔比的悵惘，表現他對夢窗詞審美藝術的追求，以及情

129 聞汝賢：《詞牌彙釋》(臺北：纂者自印，1963年)，頁623。

130 朱祖謀編選，沙靈娜譯注：《宋詞三百首全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頁252。

感思想的滲透。凡此可見，民初詞學在常州詞派的思想基礎上，融合了晚清四大家的詞學觀，重視詞體的抒情與寫實功用，並在此新舊文學之爭的時代裏，竭力保存舊體文學的特徵，回歸其本質，強化詞體格律詞藻的形式之美。

結 論

諸家題詠緣承《天醉樓填詞圖》的創作本意，並結合“填詞圖”與“論詞詩”“論詞詞”的批評思維。由師承淵源為題者，多以標舉“四印齋”指姚肇崧師承王鵬運，旁及朱祖謀，彰顯其學。王、朱推崇夢窗，更以其領袖地位，影響民初詞壇。然而，學習夢窗逐漸流於拘泥四聲之弊，而伴隨朱氏的亡歿，亦成為姚氏太息“詞學之將湮”的癥結所在。從時勢線索而論，辛亥鼎革是姚氏開始致力填詞的關鍵期。諸家反映姚氏志節不移的節操，深刻寫出遺民的心聲，扣合圖畫寄託避世的深層意涵；何剛德、林葆恒、高毓澎、郭則澐、洪汝闈等人，也借題詠寄託自我歷經世變後的境遇、浮沉與身世之感。而從對滬社題詠之探究可見：斯圖不僅反映鼎革國變的時代轉換，隨著民初局勢的變化，更隱含袁世凱稱帝、軍閥混戰、淞滬戰爭、偽滿洲國成立等歷史事件，深切寄寓世亂的畫意。姚肇崧詞學思想的轉變，從視詞學為小道到大力創作；從師承王鵬運、朱祖謀，乃至成為滬社領導者。其《天醉樓填詞圖》之作，彰顯其師承淵源，亦以一定的程度標榜其詞壇中堅的地位。

（作者：香港浸會大學孫少文伉儷人文中國研究所 副研究員）

引用書目

一、專書

- 王嘉著,蕭綺錄,王根林校點:《拾遺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 王鵬運:《王鵬運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
- 王鵬運:《四印齋所刻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 王鵬運著,沈家莊、朱存紅校箋:《王鵬運詞集校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
- 元好問編,張靜校注:《中州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
- 西泠印社:《西泠印社二〇一七年秋季拍賣·中國書畫近現代名家作品專場(一)》。紹興:西泠印社拍賣有限公司,2017年。
- 朱孝臧等著:《滙社詞鈔》,南江濤選編:《清末民國舊體詩詞結社文獻彙編》,第20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年。
- 朱祖謀:《彊村詞牘稿》《彊村校詞圖題詠》,紀寶成主編:《清代詩文集彙編》,第783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 朱祖謀編選,沙靈娜譯注:《宋詞三百首全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
- 李吉甫著,賀次君點校:《元和郡縣圖志》。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
- 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
- 吳文英著,楊鐵夫箋釋,陳邦炎、張奇慧校點:《吳夢窗詞箋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2年。
- 吳盛青編:《旅行的圖像與文本:現代華語語境中的媒介互動》。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6年。
- 吳禮權:《清末民初筆記小說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1年。
- 何廣棧:《〈李易安集〉繫年校箋》,潘美月、杜潔祥主編:《古典文獻研究輯刊》,9編第17冊。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9年。
- 辛文房著,傅璇琮主編:《唐才子傳校箋》。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
- 沈義父著,蔡嵩雲箋釋:《樂府指迷箋釋》。臺北:木鐸出版社,1987年。
- 金啟華等編:《唐宋詞集序跋匯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3年。

周延弼：《吳興周夢坡先生年譜》，國家圖書館出版社整理：《近代人物年譜輯刊》，第10冊。

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2年。

況周頤著，屈興國輯注：《蕙風詞話輯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

況周頤著，秦瑋鴻校注：《況周頤詞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柳宗元著，尹占華、韓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

施蟄存等主編：《詞學(合訂本)》。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

姚亶素：《姚亶素詞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

陳鼓應注譯：《莊子今注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4年。

陳鼓應注譯：《老子今注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2年。

夏孫桐著，夏志蘭、夏武康箋注：《悔龕詞箋注》。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1年。

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

陳夢雷編：《古今圖書集成》。臺北：鼎文書局，1985年。

陳壽著，裴松之注：《新校三國志注》。臺北：世界書局，2012年。

庾信著，倪璠注，許逸民校點：《庾子山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

張暉：《龍榆生先生年譜》。上海：學林出版社，2001年。

揚雄著，林貞愛校注：《揚雄集校注》。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年。

馮乾編校：《清詞序跋彙編》。南京：鳳凰出版社，2013年。

費成康：《中國租界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1年。

楊玉銜：《楊鐵夫先生遺稿》。香港：楊百福堂刊印，1976年。

聞汝賢：《詞牌彙釋》。臺北：纂者自印，1963年。

端木棻選錄，何廣棧校評：《宋詞賞心錄校評》。臺北：正中書局，1977年。

劉向編，王逸章句，黃省曾校正，黃靈庚點校：《楚辭章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

劉向編，何建章注釋：《戰國策注釋》。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

劉昫等著：《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

劉敬叔著，黃益元校點：《異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劉義慶著，劉孝標注，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劉榮平編：《全閩詞》。揚州：廣陵書社，2016年。

蕭統選，李善注，韓放校點：《昭明文選》。北京：京華出版社，2000年。

魏振華主編：《濱海新區 大港史話》。天津：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2011年。

繆鉞：《詩詞散論》。臺北：臺灣開明書局，1953年。

譚獻著，范旭侖、牟曉朋整理：《譚獻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

釋道原：《景德傳燈錄》。新北：菩提印經會，2010年。

二、論文

于右任主編：《臨時政府之尾聲》，《民立報》，1913年7月7日。

朱堯：《清遺民詞人林葆恒研究》。蘇州：蘇州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7年。

況周頤著：《詞學講義》，《詞學季刊》第1卷第1號（1933年），頁107。

魯聖騫：《晚清民初詞人郭則澐研究》。南京：南京師範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年。

馬強：《滬社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4年。

夏志穎：《論“填詞圖”及其詞學史意義》，《文學遺產》2009年第5期，頁116—117。

夏敬觀：《風雨龍吟室詞序》，《同聲月刊》第2卷第8號（1942年），頁123。

孫雨晨：《清末民初士人的心靈書寫史——朱祖謀〈彊村校詞圖〉題詠闡論》，《美術學報》2019年第1期，頁33—39。

楊正繩：《嶺南詞人楊鐵夫及其家世》，《中山文史》第43輯（1998年），頁54—65。

楊園園：《晚清民國填詞圖題詠研究》。廣州：暨南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8年。

潘飛聲：《滬社詞選序》，《詞學季刊》第1卷第4號（1934年），頁185—186。

龍榆生：《滬社近訊》，《詞學季刊》第1卷第1號（1933年），頁220。

龍榆生：《彊村先生卜葬及造象》，《詞學季刊》第2卷第3號（1935年），頁139。

**Yao Zhaosong's Philosophy of *Ci*-poetry
Reflected in the Inscribed Words on *Painting*
of the *Tianzui Studio***

Ke Bingfang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Mr. Simon Suen and Mrs. Mary
Suen Sino-Humanitas Institute,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Abstract

Yao Zhaosong (1872 – 1963) was the nephew-in-law of Wang Pengyun (1840 – 1904), one of the “Four Great Masters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Yao was mentored by Wang in his adolescence, and sat at the feet of Zhu Zumou (1857 – 1931) in middle age. These backgrounds explain why his *ci*-poetry was under the profound influence of the two masters. Yao wrote most of his 600-odd extant works during and after middle age. After turning 60, Yao invited several painters to create a total of 21 works entitled *Paintings of the Tianzui Studio*. In addition to his own inscriptions on these paintings, he also invited prominent scholars to inscribe words in prose and verse. Some of these scholars were members of the Xiling Seal Art Society and the Gull Society. These indicate Yao's good social connections and renowned status among *ci*-poets in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 periods. The developments and changes in Yao's *ci*-poetic thought may be reflected in different stages of his life: he neglected composing *ci*-poetry when he was young but devoted himself entirely to it after middle age after learning from Wang Pengyun and Zhu Zumou, and eventually became a leading member of the Gull Society. Centering on *Paintings of the Tianzui Studio*, this paper attempts to investigate the motive and theme of these paintings by looking into them, their inscriptions by Yao, and those by others. It also explores the

poetic thought of Yao through a discussion of the importance of the inscriptions, the sources of his scholarship, and the status of these paintings and poems in the poetic arena of the time.

Keywords: *Painting of the Tianzui Studio*, inscriptions on paintings, Yao Zhaosong, Wang Pengyun, Zhu Zumou, the Gull Society